

MADAME DOUBTFIRE

窈窕奶爸

[英] 安妮·范恩 著
李玉瑶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窃宠奶爸

Yaotiao Naiba

[英] 安妮·范恩 著
李玉瑶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1987 by Anne Fine
Copyright licensed by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窈窕奶爸 / (英) 范恩著; 李玉瑶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

书名原文: Madame Doubtfire

ISBN 978-7-5448-2361-6

I. ①窈… II. ①范…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0712 号

责任编辑: 赵 轩 美术编辑: 隋 军 封面设计: 隋 军
责任校对: 张弘弛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谢逢蓓 媒介主理: 耿 磊
社 长: 黄 俭 总 编 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册 定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目 录

- 1 被瘦身的下午茶
- 21 不能说的新工作
- 37 女巫来访
- 55 三个和一个
- 75 到底喜欢谁
- 95 为了猫不参加婚礼的新郎
- 121 痛苦的诗人胜过快乐的猪
- 141 奶爸的烦心事
- 161 模特保姆不可兼做
- 179 明镜河啊明镜河



被瘦身的下午茶

从楼梯上去的一路上，孩子们想方设法不去拿那个信封。快到顶楼的时候，莉迪亚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硬是把信封捅进了克里斯托弗的毛衣里。克里斯托弗把它扯出来，试着塞进娜塔莉的手里。

“拿着，纳蒂^①，”他说，“把这个给爸爸。”

娜塔莉拼命地摇头，头发把她的脸颊都打红了。她的手在身后十指交扣。克里斯托弗只好把信封从她的背心裙领口那儿塞进去，就放在毛毡小黄鸭图案的后面。娜塔莉双眼噙满泪水，等丹尼尔·希利亚德打开门让孩子们进来时，她已在轻声抽泣。

他俯身双手把她抱起来。

“你们为什么总是惹她哭？”他问另外两个孩子。

莉迪亚望向别处。克里斯托弗脸红了。

“对不起！”他们说。

丹尼尔抱着娜塔莉穿过门厅来到厨房，让她坐在桌子边上。听到裙子里有窸窸窣窣的纸的声音，他把手伸进毛毡小黄鸭的后面，抽出那封信来。

“啊哈！”他喊道，“‘毒笔’又写了一封公函来。不管怎样，你们的妈妈过得如何啊？”

“很好，谢谢关心。”莉迪亚用略显冷淡的礼貌语气回答他。

“听到这个我很高兴，”他说，“我可不愿意去想她得了阿米巴

① 娜塔莉的昵称。（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痢疾，或是感染了沙门氏菌，或是长了带状疱疹。”他的眼睛开始发亮，嘴角扬起微笑，“或者得了拉沙热、狂犬病，又或是……”

“她上个星期有点小感冒的症状，”莉迪亚打断了她父亲的话，“不过一直没加重。”

“可惜，”丹尼尔说，“我的意思是，真遗憾啊。”

没有人回应。克里斯托弗早已蹲在鹈鹕笼子的前面，透过栅栏朝里吹口哨。那个银灰色的毛茸茸的小毛球上蹿下跳，兴高采烈地窥视着外面。莉迪亚则好奇地翻着乱七八糟摆在桌上的一堆堆文件。

娜塔莉说：“爸爸，妈妈让我们转达她对你的爱。”

“是吗？”丹尼尔大吃了一惊，“是真的吗？”

“没有。”克里斯托弗说着，把手伸进笼子里去摸他的宠物。

“当然没有，”莉迪亚说，“娜塔莉只是瞎编而已，也可能是从电视或别的什么地方看到的。”

丹尼尔托起他的小女儿，紧紧地抱了一下。

“噢，纳蒂，”他说，“现在这种情况让你有点难过，是吗？”

娜塔莉把头埋进他的臂弯里。

“如果你自己肯多做一点点努力的话，”莉迪亚评论道，“她可能会好受点儿。”

越过娜塔莉的头发，丹尼尔严厉地瞪着自己的大女儿。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莉迪亚回答，“我们只有每周二的下午茶时

间和隔周的周末才到这里来，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如果纳蒂不用浪费这有限的时间听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话，她感觉会好不少。”

“令人不舒服的话？”丹尼尔觉得尴尬，装起了糊涂。

“你自己心知肚明，”莉迪亚说，“什么‘毒笔’，还有那些怪病……”

“你说得对，”丹尼尔说，“你说得很对。我会做出更多的努力。我现在就开始。”他深吸了一口气，“我很高兴你们的妈妈现在健健康康，听到这些我很开心。”

他停顿了一下：“我现在先不念她的信，省得我又不开心了。我会把它放在架子这里，待会儿再念。”

他把信塞进可可粉和一大袋鸟食中间，站在那儿恼怒地瞪了信一会儿，接着他转过身来面向他的孩子们。

“我希望信只是提醒我这次要记得让你们把外套带回家，或诸如此类。”

莉迪亚和克里斯托弗相互瞄了一眼。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已经读过信了。事实上，他们总是看母亲写给父亲的信。这通常被他们归在“自卫”的范畴里。他们甚至形成了一套流程。莉迪亚撕开封好的信封，把信给拿出来。两人一起默默地读完。然后克里斯托弗会按照原来的褶线把信折好，从书桌上的一扎信封里拿出一个新的，把信塞进去。随后他会把信封递给娜塔莉，而她总是想都不想就听话地伸出舌头把封口舔一遍粘上。这样他们三个就同时承担了责任，就算不走运被发现，那么三个人都得

受惩罚。

“肯定是外套的事。”丹尼尔又说了一遍，充满怀疑。他又对着那个信封皱起眉头。

“可能吧，”莉迪亚说，“她这星期的确提过好几回，说没带外套回家有多不方便。”

丹尼尔恼怒起来。

“你们还有别的外套啊。你们还有去年冬天我买给你们的外套。”

孩子们一片沉默，丹尼尔注意到了。

“她不喜欢那些外套，是吧？”他说。

莉迪亚试图转移话题，便问：“现在可以喝茶了吗？我们真的饿死了。”

“那些外套，”丹尼尔不松口，“那些外套。那些我去年花了天价买给你们的外套，你们却从来没有穿着来这里。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你们穿过。”他眼睛周边的肌肤变得暗淡，像上了薄薄的一层釉。孩子们望向别处。他们深知这些信号。“你们没穿过，是吗？是啊，你们没穿过。因为她不喜欢那些外套，所以不准你们穿它们。”

“我穿过，”娜塔莉站了出来，“在篝火之夜我穿了，还有去滑雪橇的时候，还有公园里到处都是积水和泥巴的时候，还有我们坐在纸板箱里从山上滑下去的时候都穿了，妈妈觉得那里可能有狗屎。”

“看到了吗？”丹尼尔得意地叫嚷着，“看到了吗？她之所以会让你们穿我买的外套，是因为担心她买的那些外套会被烧焦了、撕破了、弄脏了；或者是……”他想想“狗屎”这个词，“更糟糕的事。”

他眼圈四周的皮肤变得更为紧缩、黯淡，而且看上去他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干什么了。他从墙上想象中的枪架上取下想象中的来复枪，头略微倾向一侧，透过想象中的瞄准器瞄准想象中的目标。

“你在干什么？”莉迪亚问他，“脖子抽筋了吗？”

丹尼尔难堪不已，把想象中的枪放回想象中的枪架，更为难堪的是他这时才恢复理智。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摆正身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混合着香草和大蒜味道的气味顿时充满了他的鼻腔，温暖而舒心。

“有夹馅面包！”他想起来，“现在吃吗？”

“当然啦！”

“嗯！”

“真好！”

他们几个忽然又充满了活力。莉迪亚用一只胳膊把父亲乱七八糟堆在桌上的最近写的求职信推到一边，空出一块地方来。克里斯托弗在凌乱的沥水板上迅速地翻了翻，找出了足够四个人吃东西用的盘子和餐具。娜塔莉则小心翼翼地搬来几个玻璃杯和一纸盒牛奶。

丹尼尔一边把热腾腾的面包从烤盘里倒进碟子，一边骂骂咧咧着说被蒸汽熏到了眼睛、烫到了手指。面包冒着热气膨胀了几秒，然后凹陷下去。

“噢！”

“几近完美！”

“妈妈说如果你烤得太久，就常会这样。”

可丹尼尔一触即怒。

“我没有烤太久，”他告诉他们，“是它等太久了。就跟我一样，它足足等了四十分钟，你们的妈妈才把你们送到这里。”

听到新一轮对母亲的攻击，莉迪亚抿紧了嘴唇。

“她说堵车堵得厉害。”

丹尼尔也抿紧了嘴唇。

“当然啊，哪怕是自己家乡的交通都会让你们的妈妈大吃一惊。她在这里只住了三十五年嘛，她不过只开了十七八年的车，她只在过去的几年里才开始每个周二把你们送到这里来。理所当然，对于驾驶她是个外行，所以拥挤的交通当然会吓到她。”

莉迪亚高声叫道：“你明明知道，当一个单亲妈妈，对她来说并不容易。”

丹尼尔把身体挺得笔直。

“不用你来告诉我，”他提醒她，“我也是一个单亲爸爸。但至少一周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有你们陪着，我却没有。而你们却照旧迟到四十分钟。这等于是从我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么丁点儿少

的时间里减去四十分钟。因为她总是没有时间观念，并且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三个孩子都停止了咀嚼，但丹尼尔却没有注意到。他的眼里又浮现出和刚才一样的神情——嘴撇到一边摆出一脸可怕的怪相。他把手伸进桌子最底下的抽屉里，一手从里面拿出一把想象中的切肉刀，一手把茶壶拉过来。脸上依旧保持着那个狰狞的笑容，他缓慢而仔细地在茶壶保温罩上来回地切割，想象那是个喉咙。

克里斯托弗叹了口气。娜塔莉的下嘴唇撇了起来，她像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噢，别再这么傻了！”莉迪亚不耐烦地责备她的父亲，“你都快把纳蒂弄哭了。你叫我们别这样干，然后你自己却正在这么干。”她又冲着她的妹妹说，“别总是泪汪汪的，纳蒂。他并没有伤到那个茶壶的保温罩，也没有伤到妈妈。他只是生气了，他无法控制自己。你只要学会不去理他就行了。”

“她说得对，”丹尼尔插了一句，语气里满是自责，“你姐姐说得很对。我不能控制自己。”他在娜塔莉的椅子前跪下，“你只要学会不理我就行了。”

“但愿吧。”克里斯托弗叹了口气。

“但愿吧。”娜塔莉重复道，她拍了拍父亲衣服上薄薄的补丁，感到相当自豪，“但愿吧。”她又说了一遍，接着彬彬有礼地补上一句，“你可以起来啦。”

“谢谢。”丹尼尔说道。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的膝盖处，把刚刚从地上沾来的一小块灰尘拂走。“我保证我以后会做得更好。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会好好练习，等到周五你们的妈妈把你们送过来的时候，我就完美无缺了。”

莉迪亚和克里斯托弗突然僵住了。娜塔莉立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手里的勺子晃悠悠地停在自己和盘子的中间。她先是不安地仔细打量莉迪亚的脸，接着盯着克里斯托弗。她的眼睛变得又大又亮，下眼睑里冒出一颗豆大的泪珠，直到眼里再也盛不住，颤抖着几乎要落下来。

丹尼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紫色圆点手帕，隔着桌子递给他的女儿。娜塔莉用皱巴巴的手帕掩起脸。父亲朝她伸出手去，她便爬到他的大腿上，小声地抽泣。他用双臂环抱着她，刚刚好让她的头靠在他下巴下方。越过她的头顶，他用冷冰冰的客套语气对另外两个孩子说：

“我想，这个周末没什么问题吧？你们这个周五会过来吧？我应该没有弄错日程，是吗？这周末轮到我和你们一起过吧？”

莉迪亚平复了些情绪，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但克里斯托弗却难受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他的目光掠过父亲充满怀疑的脸，不自觉地瞥了一眼还靠在鸟食袋上的那封未开启的信。

丹尼尔捕捉到了这一瞥。

“啊哈！”

一瞬间，他的美好意愿消散殆尽。他一把推开可怜兮兮的娜

塔莉，跳起来，抓起信封撕开。他飞快地扫完那封短信，眯缝着的双眼闪烁着光芒。他的手紧紧地攥着信纸的边缘，指关节都变白了。

“那个巫婆！那个自私的，从来不考虑别人，不替别人着想的巫婆！”

“爸爸！”

“夺走了我的周末！她怎么能这样？她怎么敢啊？”

“爸爸，求求你别这样了！”

“我可以杀了她，我当然可以！有时我想我甚至可以欢快地切开她的喉咙！”

“不！爸爸！不要！”娜塔莉立刻从椅子上跳下来。滚烫的泪水滑过脸庞，她奋力地跑到房间的另一头，拳头使劲地砸在父亲身上。

莉迪亚震惊不已。

“爸爸！真的！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克里斯托弗极度难堪，他悄悄地滑下椅子，蹲到鹤鹑笼的旁边，想要远离这样的喧闹。他讨厌吵闹。他把手伸进笼子里去触摸他那小小的、胖胖的灰色宠物——赫蒂，感受着它的温热和柔软，不禁想知道是否因为赫蒂干了些什么，以至于自从他把它从宠物店带回家的那天起，家里就没有停止过战争。刚开始，那些可怕至极的争吵出现在另一个家的厨房里，盘子，甚至食物从空中飞过。克里斯托弗和莉迪亚躲在家里的别的地方——通常是娜

塔莉的婴儿床下面，不知为何在那里他们总感到最安全——却依然可以听到那些沉闷的砰砰巨响、高八度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同时也担心在笼子栅栏后面的赫蒂是否安全。万一他的母亲或父亲扔了什么锋利的、尖锐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硬的东西过去怎么办？万一他们压弯了那些栅栏，赫蒂会怎么样？在稍微平静点儿的时候，克里斯托弗曾恳求过他们准许他把鸟笼搬进楼上他的房间；但因为害怕又会惹父母中某一个生气，他始终没有勇气解释清楚原因，所以这个请求就一直被置之不理。

因此，赫蒂不得不坐等那些极其恐怖的争吵结束，然后坐听持续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的冰冷而刺耳的讨论——关于钱、窗帘和孩子的抚养，谁搬走哪张桌子，谁拿走哪张相片。所有的这些争辩会让它对草籽都倒了胃口吗？他们让它觉得厌烦吗？哪怕是许久之后的现在，爸爸搬到自己的地方居住下来，并且依照妈妈的建议把赫蒂带在身边，但即使这样，那些糟糕透顶、始料未及的场面仍旧不知从哪里爆发出来，虽然不再那么可怕，却依然让人心里不快，不得安宁，而它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更安静的晚年罢了。

它会介意吗？他一边朝它低声哼着一首不成调的流行曲，一边用手指抚摩着它的羽毛。当周围的一切变得令人厌烦的时候，他总是会发出这样的噪声。这就像是把他置于一面墙的后面，而透过墙壁传出来的极其单调、愚蠢至极的声音却总能让丹尼尔焦虑不已。

果然奏效了。那难听而低沉的声音一穿透他的意识，丹尼尔立刻就使出很大的劲儿来压抑住自己的坏脾气，迫使自己多想想孩子们。

他把那封令他如此恼怒的信扔到地上，把娜塔莉从脚边抱起，抱着她回到厨房的桌上。

“对不起，”他说，“这只是一个口误罢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对你们的妈妈说出这样可恶的话来了。”

“也不会再说你会欢快地切开她的喉咙这样的话？”

“也不会再说出我会欢快地切开她的喉咙这样的话。”

娜塔莉强迫自己相信了他的话，泪汪汪的双眼还有鼻子往他身上蹭，丹尼尔短上衣的袖子上留下了一道道宽宽的鼻涕的痕迹。

“但愿吧。”她鼓足勇气说道。

“这才是我的纳蒂。”

“信里写了什么？”

“无所谓了。”

“告诉我吧。”

“等会儿吧。”

“告诉我嘛。”

丹尼尔瞥了瞥另外两个孩子。莉迪亚早已继续看起了父亲这周写给各类演艺公司的信件，里面详细列出他过去的成就，并说明他最近时间上的空当。丹尼尔很庆幸自己把那些亲手写给剧院里老朋友的信放到了别的地方，在信里他问他们有没有听说什么